

一度君华
◎著

废后 将军

FEIHOU
JIANGJUN

中
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，我与陛下虽是君臣，
却多少还是有些不同。却原来，没有什么不同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废后
将军

FEIHOU
JIANGJUN

中

一度君华
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后将军 / 一度君华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00-2221-8

I . ①废… II . ①一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3722 号

废后将军 (上、中、下)

一度君华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苏双鸽
特约策划	秦 瑶 涂继文
特约编辑	秦 瑶
插 画	李 堃
封面设计	姚姚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48
版 次	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66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221-8
定 价	85.00 (全三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15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中册



- 【第二十章】君臣谊，私情露端倪……………001
- 【第二十一章】念旧主，温府波澜起……………018
- 【第二十二章】论因果，人心怎堪破……………030
- 【第二十三章】惨灭门，恩怨难清算……………047
- 【第二十四章】心相疑，频频生猜忌……………059
- 【第二十五章】血海仇，伊人庭前别……………078
- 【第二十六章】再入狱，王后惨滑胎……………093
- 【第二十七章】重出狱，终究意难平……………110



目录

CONTENTS

中册



- 【第二十八章】 轻生死，千里赴险地……………130
- 【第二十九章】 失爱子，深宫遭苛待……………149
- 【第三十章】 巧复仇，太尉遭俘虏……………163
- 【第三十一章】 避子汤，蹊跷现真相……………178
- 【第三十二章】 遭贬谪，心远地自偏……………200
- 【第三十三章】 追逆党，法常寺遭殃……………217
- 【第三十四章】 终不及，美人芳魂殒……………235



第二十章

君臣谊，私情露端倪

然而左苍狼一直没有班师，她在马邑城停留半个月之久，用马邑城掠得的粮草，维持大军用度。

一日两日，并没有什么，但是几日之后，朝中便开始议论纷纷。姜散宜说：“陛下，左苍狼明知国库空虚，粮草来之不易，却迟迟不肯班师。如今已延误半个月之久，明显是居功自傲之意！看来陛下若不封赏，她是不会回朝了。”

这话一出，薄正书等人互相望望，眼中都现讶然之色。尽管派系不同，薄正书还是说了一句：“姜丞相，左将军刚刚大胜西靖，并且夺得马邑城，为我大燕出了一口恶气。如今虽然延误了几日，您说这话，还是过于言重了吧？”

姜散宜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不过陈述事实，有何言过之处？”眼见二人又要争起来，甘孝儒说：“陛下，左将军迟迟不定班师日期，确实有异，是否从朝中派一位监军前往？一来明白情势，二来也能准确传达圣意啊。”

慕容炎扫视一眼众人，似乎不以为意，说：“她既不肯班师，自有停留的

道理。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慌什么。”

姜散宜一怔，其他大臣还想说什么，慕容炎说：“姜卿。”姜散宜赶紧跪倒：“微臣在。”

慕容炎说：“你身为丞相，又是国丈。无凭无据，公然诬陷从一品的同僚，你可知罪？”

姜散宜吃了一惊：“陛下！”待要分辩，但是抬头一看慕容炎的眼神，他立刻道，“微臣知罪！微臣日后定谨言慎行，望陛下恕罪！”

慕容炎说：“如此便好，朕念你无心之失，就罚俸半年吧。”

姜散宜以头触地：“微臣谢恩！”

朝堂静默无声，慕容炎沉声说：“既然诸位爱卿已经无事禀奏，便都退了吧。”

王允昭高声说：“退朝。”

姜散宜走出殿门，满头都是冷汗。郑之舟跟在他身后，悄声说：“姐夫，姐夫不过说了句真话，陛下缘何不顾颜面，当廷降罪啊？”

姜散宜匆匆往外走：“闭嘴，不要多说。”

甘孝儒跟在身后，也同样捏了一把汗——这姜散宜是怎么看的风向，差点让自己也跌进了这坑里。

只有薄正书等人眉头微皱——历来武将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最是薄弱。似慕容渊与温砌这样的君臣已是少有，如今看来，慕容炎对左苍狼的信任，竟也不亚于此。

宫中，姜碧兰正在烹茶，绘云进来说：“娘娘，今日朝堂之上，丞相不过略提了一下左将军拖延时日不肯返朝的事，便被陛下斥责了一番，听说还罚了半年俸禄。”

姜碧兰一怔，问：“左将军，是左苍狼吗？”

绘云说：“这朝中除了她，还有哪位左将军这么大架子？眼看捷报发回晋阳都半个月了，她一直按兵不动，也不拟定班师的行程。我们家相爷就说莫非她在等待陛下的恩赏？陛下就降罪于他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陛下可是已经下朝了？王允昭有没有派人过来通知？他会过来吗？”

绘云说：“没有，也不知道陛下会不会因着相爷的事而余怒未消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父亲为官多年，一向谨慎，为何今日朝堂之上会说起左苍狼的不是来？”

绘云说：“这奴婢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那就别管他了，反正陛下也只是罚了他半年俸禄，也没什么。”

当天夜里，慕容炎正在书房，外面突然有人冲进来。王允昭正要上前阻拦，见是王楠，不由得放了他进来。慕容炎抬起头，一见到他，便站起身来问：“什么事惊慌成这样？”

王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：“陛下，左将军旧伤复发，为了诱敌，在白狼河上又中了任旋一箭。我们杀入马邑城之后，她就一直卧病不起。然而我们向晋阳城一共送了三次急报，都未得陛下回复，将军命末将星夜赶回，面见陛下禀明情况！”

慕容炎右手握紧，又慢慢松开，缓缓坐下问：“左将军伤得很严重？”

王楠说：“回陛下，非常严重！末将走的时候，左将军已不能执笔，是以手书是由参军代写。”

慕容炎飞快地拆开信件，上面写：“未得陛下回函，想必先前急报已落入有心人之手。如今敌虽暂退，然贼心不死。一旦微臣重伤之事传出，必然卷土重来，则数日战果毁于一旦。是以微臣会继续驻留马邑城，只赌敌邦疑为诱敌之计，不敢冒进。”

信尾没有落款，却夹了一枚平安扣。

慕容炎看了一眼王楠，说：“你先退下吧。”

王楠说：“陛下！如今宿邺城初初收复，马邑城更如同一座空城。将军独守空城，退不能退。若一旦被敌人识破，只需万余人攻城，则马邑城必失。将军重病在身，已是行走不能，到时候如何自保？还请陛下立发救兵，前往马邑城支援，救出将军才是！”

慕容炎说：“孤心里有数，下去！”

待王楠走了，王允昭这才说：“陛下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”

慕容炎把急报扔给他，他看完之后，也是瞠目结舌：“陛下！”那座刚刚易主的马邑城，如今城防比纸更薄。屠何、孤竹、西靖，任何一方势力，只要轻轻一捅，就会四分五裂。

如今三方都面临着马邑城，西靖大军未远，孤竹虎视眈眈，屠何也垂涎三尺，想要来分一杯羹。而左苍狼旧伤复发，更添新伤，她就这样，在这座孤城之中，不动声色地驻守了十五天。

这时候最着急的当然是慕容渊和废太子慕容炎了。二人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，正努力游说三方出兵。慕容渊在朝中旧人不少，虽然如今已是惊弓之鸟，但是要找到几个忠心旧主的臣子还是能的。

他截获了左苍狼发往晋阳城的三份急报，得知马邑城之危，立刻带着书信前往游说西靖和孤竹向马邑城用兵。只要马邑城乱象一生，慕容炎誓必会来救，一旦他离开晋阳城，自己便又有机会了。

他知道左苍狼一定会有所警觉，毕竟军中信使传递非常快，而她的急件，慕容炎一向是立刻会回复的。可是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月，不但慕容炎那边没动静，就连左苍狼也一直待在马邑城中。

西靖、孤竹和屠何没有一方敢乱动，左苍狼这个人已经让他们觉得可怕，生怕这又是她的什么诱敌之计。尤其是现在，明明她已经知道信件被截的事，却毫无退兵的迹象。

大军不退，是否还有再战之意？

慕容炎有好几天没有去姜碧兰那里，他令周信押送粮草，将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向马邑城。周信其实很奇怪，慕容炎能够凑齐的，一共不过是从闻纬书府上抄出来的百万两银子。哪来这么多的粮车？

但是他不敢问，慕容炎既然吩咐了，他便只有尽职地运送。慕容炎当然也不会明里说，燕楼这几年各种不可告人的收入不在少数。而且为了凑齐大批粮草，他私下命令冷非颜带人，扮作马匪，抢掠了不少富户。打斗之中，死伤再所难免。一旦对方认出其来历，杀人灭口更是家常便饭。这样的事实，他作为一个百姓眼中的圣明君主，可是能宣之于口的？

西靖、孤竹等在燕地本来就有细作，虽然太严密的地方混不进去，但是运送粮车这样的事情可瞒不住他们。听闻慕容炎一直在向马邑城囤粮，西靖等地更疑心有诈，不敢妄动。

夜里，慕容炎对王允昭说：“王允昭，孤要去一趟马邑城。”

王允昭大吃一惊：“陛下，如今情势，马邑城如何还去得？”

慕容炎说：“无妨，孤相信西靖和孤竹不会再对马邑城用兵。”话落，他顿了顿，说，“阿左……孤有点担心。”

王允昭说：“左将军素来坚毅，些许小伤，断不至卧病不起。只是陛下纵然担心，也不能亲身涉险啊！万一……”

慕容炎说：“万一西靖、孤竹攻城，一旦孤王出现，他们更加会认定我们早有准备。这件事到底谁在背后指使，已经不必言说。若我离开晋阳的消息传扬出去，只怕父王和皇兄更是等不得。所以孤离开晋阳之事需要万分机密，你一定要随机应变。”

王允昭说：“老奴当然会尽力遮掩，可是陛下，马邑城可以失，您却不能有失啊！”

慕容炎说：“孤自然明白，你准备一些伤药，她走之前本就身体不好，如

今，也不知道如何了。”

王允昭应了一声“是”，眼见拦不下他，也没办法，只好下去准备。

马邑城，左苍狼醒来时，营帐中光线微弱。她只觉得胸口疼痛，旧伤撕裂，其疼痛远胜新伤。她吃力地翻了个身，突然看见自己床边有一道影子。

昏睡多日，她视线有些迷离，但要握弓在手，却发现那道影子竟然是慕容炎！左苍狼苦笑了一下：“主上，我又梦见你了吗？”慕容炎没有答话，却听她又说，“也是，除了你，我还会梦见什么呢？”

他怔住。

左苍狼说完这一句，又闭上眼睛，她额头滚烫，两颊绯红，唇却干出裂口。慕容炎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，说：“军医平时怎么用的药？病成这样也没人守着？”

左苍狼这才重新睁开眼睛打量他，又过了一阵，她似乎清醒了些，问：“主上？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

慕容炎说：“我要是再不来，西靖没攻进来你也病死了！”

左苍狼摇摇头：“我没事，只是有点头疼。”

慕容炎怒道：“军医呢？你军中军医数十人，无一人在营中伺候！让你治军，你就这样治军！”

左苍狼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她说：“都出去找药草了。”

慕容炎怔住，左苍狼向他露了一个笑，露出一点点贝齿，在油灯之下，显得有点俏皮：“我们过来的时候，宿邨已失，到处都是伤兵。后来又一直打仗，军医都治不过来，又缺医少药的，哪能守着我一个人。”

慕容炎在她床边坐下，说：“你才是主帅，而且来时太医难道不曾将你需要的药材都置备妥当吗？”

左苍狼说：“有备下许多，不过他们更需要，总不能放着快死的不治啊。”

慕容炎轻轻抚摸她的脸：“你这样的人，过于心慈，不该出现在战场上。”

左苍狼微笑，热症让她的意识不是很清醒，她轻声说：“是啊，如果我爹不死，也许我应该出现在闺阁之中，平时绣个花、纳个鞋底子。待到成年，好点的嫁给一个秀才书生，说不定能混个官夫人来做。再不济，也能嫁个猎户，粗茶淡饭、荆钗布衣，也算安稳无忧。”

她神思慢慢悠远，慕容炎说：“可你现在是大燕的骠骑大将军。哪怕不算是锦衣玉食，却也是高官厚禄，不好吗？”

左苍狼说：“不知道。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有时候血溅在身上，又让人害怕。”

慕容炎从随身的行囊里找出伤药，解开她伤口的药纱，那箭伤触目惊心。他皱着眉头，将治内伤的药喂她几粒，又拿酒水为她清洗，问：“如果时间重来一次，你希望回到你爹还活着的时候吗？”

左苍狼说：“希望啊，我一定要救活他。”

慕容炎微笑：“然后继续你说的那种人生吗？”

左苍狼说：“然后跑出来，遇见主上。”

慕容炎缓缓闭上眼睛，世界沦入黑暗，耳边只剩下边塞的寒风扫过营帐。他说：“情话说得很动听。”

怎么可以有人，把情话说得这样动听？但凡听见的人，都会失了心。

他缓缓握住她的手，那五指也是滚烫的，握在手心，像是掌心着了火。阿左，如果有一天，我将所有做过的事都如实相告，你是不是还是这样坚决？

我不想戴着面具与你亲近，那让我觉得与你相隔千里。可是如果摘下面具，你又是否依然深爱面具之下，这颗溃烂的人心？他深深吸气，又觉得好笑，慕容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
他将她的手放到唇边，像一个寒冷宫宇之中的囚徒，贪婪地渴望那一点微光。

栖凤宫，慕容炎已经连着三日没有过来。姜碧兰派人出去打听，王允昭将她的人挡了回来，只说慕容炎忙于军务。

姜碧兰想着上次自己父亲在朝堂上遭到申斥的事，还是有些忐忑。这些天他一直没有过来，可是因为还在生父亲的气？思来想去，她亲自下厨做了甜汤，给慕容炎送去。

然而她并没有见到慕容炎，她等在书房外面，王允昭很是为难，说：“娘娘，陛下确有要事，您先回去吧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今天见不到他，我是不会走的。”

王允昭说：“娘娘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你还知道我是娘娘，如今我连一个御书房都进不去了吗？”

王允昭说：“奴才不敢。只是陛下有吩咐……”

姜碧兰端着汤盅就往前走，小安子等人也不敢拦着。她推开御书房的门，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。她怔住，许久之后，才转身问：“陛下呢？”

王允昭将宫人都屏退，说：“娘娘，实不相瞒，陛下知道马邑城危急，暗中赶去了边城，如今不在宫中。临日之前未告诉娘娘，实在也是怕娘娘

担忧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既然明知边城危急，他还亲自前去，岂不是更加危险？”

王允昭说：“娘娘放心，陛下心思镇密非我等所能及，只要按他的吩咐，当不会有危险。”

姜碧兰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也不再跟王允昭说话，转身回了栖凤宫。

待回到宫中，她终于发现自己为何不悦，她身为王后，慕容炎离宫前往边城这么大的事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告知她。而且边城……不是左苍狼在镇守吗？听说前几日刚刚打了胜仗，左苍狼一直不肯回朝。

他如今巴巴地跑去，是什么意思？

她左思右想，却还是没有答案。身边也没有个可以参谋的人，只好罢了。看着自己亲手做的甜汤，再环顾没有慕容炎的宫宇楼台，一时之间，心里像是缺了一块，空空荡荡。

马邑城，慕容炎隐在左苍狼帐中。左苍狼担心他在马邑城的消息泄露出去，便让他换了军医的衣服，平时待在她帐中。身边的亲卫只道是从哪里找来的大夫，也不敢过多干涉。

营中医药确实吃紧，尽管军医百般节省，但是伤兵实在太多。大家平时都不在营中，有人出去采药，有人去民间收购草药。慕容炎也出了营，联系燕子巢，让冷非颜通知姑射山征调药草过来。

下午，他不在营中，左苍狼在帐中，军医再三叮嘱不让她出去，她倒也知道利害，只是坐起来看书。突然外面有人传报：“左将军！营外有一人自称姓杨，求见将军！”

传令兵并没有进来，左苍狼却还是立刻坐直了身子，说：“姓杨？”她心下立时猜到是谁，说了声，“快请。”

来人果然是杨涟亭，他一进帐就放下药箱：“听说你受伤了？怎么也不传信给我？”

左苍狼微笑，说：“边城正处于战乱之中，也不好让你往营里跑。”马邑城的情况如何，她自己心中当然有数。别看现在风平浪静，只要外面任何一方势力兴兵试探，整座城池立刻就会被夷为平地。

杨涟亭说：“料想你营中医药紧张，给你带了一些过来。”

左苍狼说不感动是不可能的，杨涟亭选的几乎全是伤药，似乎知道她的个性，并没有挑那些珍奇昂贵的。左苍狼说：“正好我军中缺少军医，你既然来了，也帮着诊治一些伤兵。等我禀明陛下，也记你一功。”

“我在城里看见那些伤兵了，就是三头六臂也无法一一救治。你为什么不把他们转移到后方？”杨涟亭一边说一边已经撩起她的衣袖，为她诊脉。

左苍狼说：“我倒是得有人手转移啊。”

杨涟亭倒也没在这事上纠缠：“你这样的伤，不该上战场。”说完，轻轻解开她的衣服，“我看看外伤。”

左苍狼不自在地拢了拢衣服，说：“军医已经包扎过了，算了吧。”

杨涟亭说：“军医能跟我比？”

左苍狼只好任由他解开上衣：“你跟姜杏没多久，这臭美的脾气可越来越像他了。”

杨涟亭只是笑笑，然而接下来，两人就没什么话好说了。她的伤口袒露在他面前，当然也会有附近别的地方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，杨涟亭净手之后，轻声说：“箭拔得还算利落，只是伤口处理得不好。”说完，自己拿了刀具，将先前军医缝的线都拆了。

拆到中途，左苍狼忍不住“咝”了一声，杨涟亭从药箱里取出一片树叶一样的东西递给她：“含住。”

左苍狼直接张嘴叼住，那树叶却入口即化，很快她就觉得意识昏沉。他用素尾吞噬她伤口的腐肉，左苍狼先前还睁大眼睛看他，慢慢地就陷入睡眠之中。杨涟亭好不容易忙完，开始重新替她缝合。待做完这些，他也累得不行，索性在她身边和衣躺下。

慕容炎及至夜里才回到营中，他来这里只有几个人知道，如今大家只以为他也是军医之一，认识他的人很少。他进到左苍狼营帐之中，就见杨涟亭与她同榻而眠。

左苍狼将额头抵在他肩上，倒是睡得香。

慕容炎脸色慢慢阴沉下去，轻咳了一声。杨涟亭最先醒来，看见他在这里，也是吃了一惊：“陛下？”

慕容炎说：“你身为光华上师，没有孤的御令，可以随意进出军营吗？”

左苍狼这时候才清醒，药力还没有完全散去，她身体尚有些迟钝。但是睁开眼睛看见二人这剑拔弩张的样子，她吃力地坐起来，说：“陛下……是我修书让他帮我运送一些医药，陛下息怒。”

慕容炎冷哼，虽然心中不悦，也不能在臣子下属面前质问，没得失了身份，只道：“你缺医少药，不向孤禀报，反而向拜玉教求援？左苍狼，你眼中可还有孤这个君主？”

左苍狼只觉得身有千斤重，几次想下床都无法挪动半寸，好在头脑还算清醒：“之前曾几次向主上求援，然而书信一直未能送达陛下手中，久无回音，

这才无奈求助于拜玉教。主上要怪，就怪我好了。”

慕容炎微怔，终于想起军函被扣的事，心中怒火慢慢熄灭，口气也略显缓和：“军函失窃一事，孤会详查。杨教主也辛苦了，如今边城局势多变，你还是回姑射山去吧。”

杨涟亭回头看了一眼左苍狼，慕容炎的敌意，他不是感觉不到。他再度叩拜：“是。”

说罢起身，终于是出了营帐。

慕容炎这时候才坐到左苍狼身边，左苍狼实在是起不来，便将头枕在他腿上。慕容炎轻抚她冰凉光滑的长发，左苍狼仰起脸看他，问：“杨涟亭在这里，也是关心边关将士，关心陛下胜败基业，陛下为何如此着恼？”

慕容炎心下一沉，发现自己在意的根本不是杨涟亭在这里。他所耿耿于怀的，不过是她与杨涟亭的亲密。这不是一件好事，但他还是说：“你与他虽然交好，男女之防却还是须注意。”

左苍狼愕然，似乎这时候才明白他为何发怒，许久居然笑出声来：“主上，你是在吃醋吗？”

慕容炎俯身凝视她，一直到她笑声渐歇，方道：“嗯。”那神色太过郑重，左苍狼一时无声，慕容炎缓缓亲吻着她，冰凉的青丝铺陈于膝，缠绕了他。

等到药性全部过去，左苍狼终于能自由活动了。见她坐起来，慕容炎问：“干什么？”左苍狼说：“出去巡营。”

慕容炎皱眉，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她必须经常巡营，一方面是安抚军心，其次，如果外邦有奸细混在营中，至少不敢轻举妄动。他亲自为她穿衣：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左苍狼“嗯”了一声，与他一同出去。以前她治军，慕容炎没有亲眼见过，但是出营之后，但凡她经过的地方，兵士无不站得笔直，就连伤兵也没有任何颓势。毕竟是大胜西靖，燕军兵锋正盛，也难怪西靖、孤竹不敢贸然进攻。

寒甲之上全是碎冰，慕容炎伴着她，走过这冰天雪地、满目黄沙。寒风割面，刺骨地冷，她行走在军中，身姿却挺拔如初。两人巡完营，她连眉毛上都是寒霜凝结的冰晶。慕容炎轻轻替她擦拭，她面颊有一种病态的嫣红，目光却坚毅锐利。

他只觉得心里有一根弦，被人轻轻拨动，留下颤音绵绵不绝于耳。

如此又过了十天，左苍狼这才能够下地行走。军中以当初从马邑城掠夺的

粮草度过了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慕容炎送过来的粮草还没怎么动，而西靖先耗不住，大军退回白狼河以西。

孤竹随后也撤回小泉山，马邑城之危终于解除。敌军撤走的时候，外面天气奇寒，几乎滴水成冰。营帐外倒挂的冰棱，粗的有手腕粗，细的如手指细。左苍狼摘了一根在手里，冻得手指发麻，却就是不忍心丢弃。

慕容炎说：“扔掉，回头又生病。”

左苍狼往前走：“我现在是骠骑大将军，你只是我身边的一个杂兵。敢用这语气跟我说话，真当我治军不严啊！给我脱了衣服，沿着营帐跑一百圈。”

慕容炎笑：“可以啊，等孤回晋阳之后，你每天跑五百圈。今天就减掉孤那一百圈，剩下的四百一会儿自己跑去。”两人一边斗嘴一边往前走，不知不觉，来到马邑城的城头。

马邑城外就是平度关，冰封的白狼河如同一条玉带，周边是零星的绿洲，然后便是满目黄沙。城头寒风割面而来，沙入城郭，更显荒凉。

城下的袁恶和几个士兵在烧竹子，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。一抬头看见左苍狼站在城头，离得远，他没认出慕容炎，只是高声喊：“将军，今几个除夕，下来放爆竹啊！”

左苍狼微笑：“不了，你们玩。”然后转过头，对慕容炎说，“今天除夕啊。”

慕容炎说：“是啊，咱们左将军这个年过得可不怎么好。”

左苍狼环顾四周：“但总算这个新年礼物还不错。”

慕容炎说：“你赠孤一城，等回到晋阳，孤封你做大将军。”大将军便是温砌的军衔了。

左苍狼说：“不要，陛下如果真的想封赏属下，若干年后，倘若天下大定，而微臣仍在的话，陛下就赐微臣在此戍边终老吧。”

慕容炎怔住，老旧的城墙之上，四目相对，云淡风轻的对白，突然有些悲凉。此时此刻并肩而立、共度新岁的人，没有未来。似乎有一根刺，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刺入了心脏。有那么一刻，他几乎想许她一个天长地久。

他侧过脸，去看封冻的白狼河。这人间荒凉，人心更是脆弱不堪。而歧路多蹇，只有不偏不倚、沿着一个方向坚定行进的人，才能到达终点。沿途再美的风光，都是迷障。

慕容炎，不应该沉迷于这些歧路的风光。只是有一点痛，从心上漫延至指尖，枝枝蔓蔓地疼。

除夕之后，慕容炎先行赶回晋阳城，左苍狼随后班师。

大军回到晋阳城的那天，正是正月里。元宵节将近，年味还没有散。慕容

炎亲自到西华门迎大军入城，文武百官分立两侧，百姓夹道等候。左苍狼看见城门前的阵仗，立刻下了马，快步走到慕容炎面前跪下：“主上。”

慕容炎把她扶起来，仿佛这些天不曾见面，两人严守君臣之礼，一并入城。晋阳城人山人海，左苍狼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稳健，不想让任何人看出她的伤势。

夜间，慕容炎在明月台大宴君臣。姜碧兰一身盛装，和慕容炎一起出席。

主座上，帝与后并肩而坐，左苍狼坐在武官一席。王允昭毕竟细致，她的酒壶里都是白开水，她只喝了一口就不喝了，旁边不时有大臣过来向她敬酒。

很快一壶白水便空了，魏同耀等人给她倒了酒。左苍狼喝了一杯，上面慕容炎便说：“行了，今日虽是庆功之宴，但是饮酒还需有度。”

他这样说了，当然也没人敢再跟左苍狼喝酒。乐师奏起官乐，有宫女身着华美的舞衣翩翩起舞。姜碧兰看了左苍狼一眼，知道慕容炎有心维护，也知道她伤势沉重，不宜多饮，可她心里就是堵着一口气。

菜过五味，她说：“听说左将军受伤了？”

左苍狼忙起身，答：“回娘娘的话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承蒙娘娘垂问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将军为国征战，劳苦功高。本宫一直以来对将军这等女中英豪都钦佩异常，每每读到边塞远征的诗句，总是十分向往。”

左苍狼说：“边城与帝都，不过所见不同。娘娘艳羨沙场，岂不知天下女儿皆羡慕娘娘。”

她礼仪周全，说话也得体。姜碧兰这才一笑，如芳草幽兰：“人的命运，大多不由自己。可是将军不同，将军手握重兵，能决定别人的命运。我知道将军生而为将，难免多血腥杀戮。但是即使为将者，也应少杀慎杀。将军灰叶原和马邑城之战，固然功垂古今，但是那些受辱的女人、被杀害的百姓，将军难道从来没有做过噩梦？没有梦见过他们吗？”

左苍狼怔住，殿中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但随即，左苍狼便欠了欠身：“末将牢记娘娘训诫。以后用兵，定会慎之再慎。”

姜碧兰很满意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我便安排法常寺的僧人为此战阵亡的将士做一场法事，超度英灵。将军也可以为灰叶原和马邑城无辜死难的百姓抄几卷经书，以祈祝他们早日脱离苦海，轮回转世。”

左苍狼惊住，一时忘了应“是”。周围朝臣也都不知道说什么，还是慕容炎说：“王后，左将军还带伤在身，这些事，晚点再说吧。”

姜碧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慢慢开始脸红，抿了抿唇，没有再说话。

宫宴间隙，姜碧兰收到宫女绘月传来的字条，让她殿外凉亭一会。是姜散

宜的字迹。姜碧兰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出去见他。

凉亭内，姜散宜说：“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？你身为一国之母，你的将军凯旋，你让她反省自己的罪孽？”

姜碧兰说：“你既然知道我是一国之母，就这样跟我说话吗？”

姜散宜冷笑：“兰儿，你比爹想象中的还要愚蠢。”

姜碧兰怒目而视，姜散宜说：“你要一点一点地自寻死路，姜家不会奉陪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荐你妹妹碧瑶入宫伴驾。”

姜碧兰终于怒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姜散宜说：“你仔细想一想吧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是你在朝中参她，我不过是提点她两句……要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爹，血脉不能断，我何至于理会朝堂之事？”

姜散宜说：“因为我？那我参她是为了谁？”

姜碧兰怔住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姜散宜说：“现在朝中，温氏旧部已经被她纳入麾下。她屡战屡胜，声威已直逼当年温砌。这次大胜归来，陛下必定有所封赏。但是她官已至从一品的骠骑大将军，再往上，就是大将军了。而朝中，她救了薛成景一命，薛家虽然闭口不言，但是与我们已经结下血海深仇，却只能感激她的救命之恩。”

姜碧兰的神色越来越困惑，姜散宜说：“你就没有想过，一旦她入宫，哪怕只是个妃位，到时候你这后位会不会变成纸糊一样！以后你的孩子和她的孩子，军中会选择扶持谁？”

姜碧兰说：“可是她为什么要入宫？她不是温砌的夫人吗？”话落，她慢慢地变了脸色，“你是说，陛下和她有私情？！”姜散宜不说话，姜碧兰说，“不可能！炎哥哥待我情深意重，何况当初将左苍狼扶为温砌正妻，是他亲口同意的。如果他跟左苍狼有私情，又怎么会同意她嫁给一个死人灵位？”

姜散宜说：“我言已尽，你自己想吧。”说完，转身离开。

姜碧兰站在原地，还是觉得可笑。如果慕容炎心里有左苍狼，又怎么会一怒之下起兵逼宫，不顾危险，亲自前往方城接她归来？甚至不顾诸臣反对，仍然立她为后？

她慢慢往宫中行去，回想自己回到慕容炎身边之后的点点滴滴，慕容炎待她，可谓温柔体贴。宫中但凡她开口的事，他无不应允，从未逆过她的意思。若说他心中有别的女人，这怎么可能？

她回到宴上，却忍不住看了一眼左苍狼。左苍狼与袁戏低声说着话，袁戏不时拍拍大腿。那时候他们守在益水之畔，为了防止西靖仿效左苍狼自灰叶原突袭小蓟城而错过了马邑城一战。